

## 知识到底值多少钱

□韩浩月

【文化论坛】

北大教授薛兆丰最近被人谈论较多。谈论的重点只有一个,他通过在互联网知识付费平台上开设的课堂,半年时间获得17万订户,挣了三千万。

对于薛教授的这笔收入,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没有丝毫“羡慕嫉妒恨”,反而是一致的祝福,觉得教授凭借自己的劳动与才华赚钱,赚得理直气壮。三千万,也是知识在当下应该拥有的价值。

有人说“终于有知识分子的收入赶得上小鲜肉了”,但很快就有人反对把教授拿出来与小鲜肉比——在知识面前,小鲜肉算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残留的观念背影,在此刻显得还挺高大的。

薛教授的成功——如果挣三千万符合人们心目中普遍定义的那种“成功”的话,首先要肯定知识的力量以及这力量背后所体现的公众对知识的渴求;其次要考虑到他讲述的经济学课程具有不小的实用性,听课者所学到的知识,有一些是拿过来就能用的;再者,薛教授的口才,驰骋于知识付费平台的大咖(如罗振宇)的力推,也是造就高收入明星教授不可或缺的因素。

有人拿陈寅恪来验证薛兆丰的独特性——假若陈寅恪穿越到现在,在知识付费平台上开设课程,也能获得薛兆丰这般程度的

追捧吗?估计可能性不大。要知道,陈寅恪的普通话发音就会把许多听众拒之门外,口才表达能力也不够好。最重要的是,陈寅恪是人文领域的大家,他在历史研究、文学与语言等方面的特长,需要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旁征博引,估计能受得了陈寅恪“知识碾压”的听众,有薛教授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就不错了。

薛兆丰的“成名”,有应运而生成分。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五家知识付费平台的同比增长率均在50%以上,预计全年知识付费的总经济规模有望达到500亿元。这么大的知识付费规模,像薛兆丰这样能赚几千几万的知识分子有几人?在知识付费市场火热的背后,很多人一直泼冷水,认为知识付费无法长久,体系教育才是解决知识渴求的根本。更极端一些的说法是,知识付费压根就是一场骗局。

从知识付费平台的崛起过程看,付费用户购买的内容,究竟是“知识”还是“信息”抑或仅仅是贴近网红、跟风消费?的确存在商榷空间。在互联网上,不少网民跟随的对象,其实一直不是薛兆丰们,而是王思聪、PAPI酱、罗永浩、罗振宇、高晓松等。严格说来,知识付费平台的主流用户,大多还是在为自己的好奇心买单,或者是卷入了知识营销的漩涡,把购买知识当成了一种时尚行为,严格意义上的“为知识付费”并不存在。

但知识付费平台也有一个好的发展迹象,就是利用越来越大的平台影响力和用户群,实现向真正的为知识付费转型。薛兆丰就是知识付费平台转型期发生的一个典型例子。知识付费平台的运营者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他们运作互联网平台的首要愿望是实现盈利,其次才是引导知识付费的走向和付费用户的流向。这意味着,一旦知识付费开始接近实质,用户续费愿望降低的时候,不排除知识付费平台再次调转方向,回到早期依靠营销起家的套路中去。

付费产品的打开率降低,续费愿望不强,新鲜感过后用户流失,被认为是知识付费的“三大坑”。解决这三大问题,还要从源头出发——即互联网知识付费平台上的收费内容是否真的是优质内容。因为无论平台与渠道怎么变化,优质内容的价值是始终不变的,如同薛兆丰教授的课堂一样,他在北大上课的内容与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内容有着高度的一致性,知识付费平台只不过为他打开了一个商业化分销的窗口,他授课的内容质量并没有因此下降,这值得其他知识付费平台上的大V和网红们关注与学习。

话说回来,假若当下知识付费平台上最活跃、最受欢迎的是陈寅恪、胡适、傅斯年、鲁迅这样的人物,您觉得有这个可能吗?如果真有可能成为现实,那还真值得浮一大白。

【读书有感】

## 《故事生灵》：原生态的乡村画卷

手捧贾平凹的中短篇小说集《故事生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不禁被他奇绝的想象力和天马行空的文字所吸引。这些故事题材广泛,既有对现实的书写,也有穿越时空对奇幻世界的奇特描绘;既有对乡土生活的细微刻画,也有对浪漫爱情的热切憧憬,生动地构建起一幅意蕴深远的人生百态图。

全书共收录贾平凹的16篇中短篇小说,集中代表了他在中短篇创作上的特色。贾平凹是位特立独行的作家,他出身乡野,爱屋及乌地钟情于黄土地上的那些乡间故事,用心勾勒着个性鲜明的农民群像。在他的笔下,乡土生活总是被描绘得或清秀如画,或古朴凝重,或虚幻神秘,或慷慨雄浑,常常激起大众对乡村生活的向往。令人称道的是,贾平凹在书中不单单讲述一村一庄的荣辱兴衰,还常常将审视的目光定格在不同性格、不同类别的乡人们身上,用他们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去揭示故事背后的人心和人性,用质朴、生动的笔触原生态地展示着中国乡村的精神风貌。

同样是钟情于乡土生活的不倦书写,贾平凹对乡村世界的剖析,不像沈从文那样带着恬淡的诗意和悠悠的梦境,而是既直面乡村的淳朴与敦厚,又满怀怜悯地将乡村人的真诚与卑微放置于不同历史年代中,加以不粉饰、不夸张地揭示。比如《天狗》《油月亮》都是描述乡土生活的佳作,这些作品构思精巧,叙事手法简洁明快,每一桩乡事都被贾平凹叙述得惊心动魄,每一个故事的主角都有着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和痛彻心扉的心灵挣扎,经贾平凹不露声色一番着墨,这些人物一个个鲜明地矗立在了我们的心田:《天狗》中的主人公天狗,憨厚老实又温顺良善,为了赡养瘫痪在床的师傅,遵照师命与自己心仪的师母成婚,演绎了一出孝与爱的奇恋之歌。天狗,既是典型乡村农民的代表,又是中国传统美德的坚守者,同时,还是一位不惧世俗敢于追求真爱的斗士。而《油月亮》中的主角尤伙人,偏执冷酷不说,还倔强骄横,待人阴损刻薄,他既是传统道德的破坏者,也是社会伦理观念的践踏者,可谓另类落后乡村农民的真实写照。

贾平凹对爱情的刻画,同样寄情于芬芳的乡土生活,于阡陌纵横的天地间,尽情书写着一个个凄美绝伦的爱情故事。在这场书写中,他有浪漫也有深刻,注重对人物心灵世界的挖掘,或展示人性中光明的一面,或揭秘人心的幽暗,将一幕幕寻常的爱情生活诠释得极富波澜。无论是《任氏》中爱憎分明的任氏,还是《天狗》中有情有义的天狗,贾平凹皆以古朴而浪漫的笔调,通过个性化、个性化的谈话,让不同爱情观的追随者自觉在世俗、道德、伦理的篱笆中,一次次接受着风雨的考验,将爱情的底色打造得纯之又纯。贾平凹甚至不惜将爱情的触角延伸到狐仙精灵等魔幻世界里,以狐喻人,神灵亦通人性人心,以提示读者,真正的爱情一定是懂得有所节制、有所敬畏的。

贾平凹将本书命名为《故事生灵》,体现出他对纷繁世界的一种瞩目和关切。虽然,他的这种瞩目和关切,大都是通过洞悉乡土生活这一视角展开的,但在他眼里,世间随处都有故事,万物皆有灵气,他似在有意无意地告诫我们:正视这种存在,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人与世界才会达到一种永恒的和谐。

□刘昌宇

## 《海边的曼彻斯特》真的“丧”吗

□火锅

【观影笔记】

冬天在海边住的时候,第一次看了《海边的曼彻斯特》。我身边的海是热带海,这部电影却是色调冰凉,一开场是冬天,阳光明媚,却寒冷彻骨。春天来的时候,故事也就结束了。看完之后,身体感受到的热和精神感受到的冷叠加在一起,互不融合。然后春天过去,夏天过去,初秋到来,这个电影进了院线,在电影院里又看了一遍。电影本来就是时空的艺术,生活的时空也在缓慢地变化,只是没有电影中时空变幻的魔术性。但是,在不同的时空中看这部电影,生活忽然摆脱了日常性的束缚而升腾起来:我感受到了魔术一般珍贵的幻觉。

《海边的曼彻斯特》用两条线索平行叙事,一条是过去,一条是现在。“过去”是从海边的曼彻斯特小镇走到波士顿,“现在”则是从波士顿回到小镇;“过去”是从秋到冬,“现在”是从冬到春。两条线索非常对称,互相配合,互相解释,叙事的同时制造悬念:在他的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然后又在合适的时间给出答案:醉酒、壁炉、大火、三个孩子的死。两条线索的平行前进非常协调——每次时空更换都在最好的位置,是最优的选择,但是并不夸张,不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童年马小军的书包扔上天空,掉下来接住的是少年马小军;也不像《天堂电影院》里,教堂的钟声切成教父手里急剧摇晃的铃铛。这个电影里,时空转换所依据的点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叙事、情绪、节奏。

像所有的好电影一样,《海边的曼彻斯特》情节简练,每一场戏都必不可少,除了Lee和侄子Patrick之外,其他角色基本只要两三场戏就能够完成人物塑造和满足情节需要。

也像所有的好电影一样,《海



边的曼彻斯特》情节简练而细节丰富准确。开场不久, Lee从酒吧回到自己住的半地下室,酒吧的音乐还在延续,镜头梦游一样平移,黑暗中忽然出现一扇火红而黑暗的四方窗。Lee打开了灯,原来那小小的四方窗是房间的窗户。窗户被外边的路灯照亮,才会有那样奇怪的红色。窗外外面会有那样奇怪的人的身体——这地下室是他给自己的牢笼。哥哥去世,大家问需要通知谁,他说通知我的妻子,别人问他是不是指Randi,他才反应过来:哦,我的前妻。至于像镜头第一次跟着Lee回到他那个后来被烈焰吞没了的家时,正点着火的壁炉恰在画面正中;侄子拿着一根树枝一路敲打着栏杆,到家族的墓地去试土地的硬度;侄子无论如何不想放弃的船的名字,来自Lee和Joe早逝的妈妈……这样的细节比比皆是。情节简练而细节丰富,才会让电影好看而又深深具有生活的质感。《海边的曼彻斯特》,是可以作为编剧的教科书来看的。

二刷之后,我倒不觉得这个片子“丧”了,因为处处有暖意,只

是被处理得很平淡。Joe是个细致的人,他活着的时候爱护弟弟,努力帮助他度过创痛,遗嘱里让弟弟做自己儿子的监护人,也是细心考虑过的,他想着这个办法把弟弟从赎罪的牢笼里救出来。哥哥的朋友George自己一大家子人,但是最后看到Lee实在无法走出牢笼,还是决定做Patrick的收养人。还有Lee的前妻Randi,在那段著名的飙戏段落里,Randi忏悔自己当初不该用语言去伤害他,她自己心碎了,他除了同样的心碎,还要背负着罪责。她有了新生活,而这个唯一能和她感同身受的人仍旧在牢笼中。这些话都好,但Randi最后的那句“我爱你”让我有点震惊,震惊“爱”的质地如此坚硬,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还能存在。虽然“我爱你”没有什么用,被同一个悲剧埋葬的两个人无法互相安慰,哪怕面对面站着都是忍受不了的痛。《海边的曼彻斯特》有一个版本的海报,是Lee和Randi面对面站着,背后是冰凉的大海、飞翔的海鸥,而在电影里,他们面对面站着的时候,长焦镜头的景深处,是房屋拐角处的棱,像一道模糊而坚硬的伤痕,永不能愈合。

有亲人之间的温暖、朋友之间的温暖、爱人之间的温暖,《海边的曼彻斯特》不能算是“丧”。这个温暖抵不过命运的残酷。命运是轰然驶来的坦克,温暖是手无寸铁的人手里举起的木棍。但是,这已经很好了,不是吗?

现实的这条线中,时间是从冬到春。土地软了,哥哥能够下葬。Lee放弃了做Patrick的监护人,但他决定找一个两居室的房子,可以让侄子随时去住。片子最后,他和侄子坐在船上钓鱼,像很多年前一样——Lee和侄子、哥哥在船上钓鱼调笑的场景,在电影中出现了很多遍。

仍旧是冷,但毕竟到了春天。